

性

Psychology

Of

Sex

心理学

(插图版)



与弗洛伊德并驾齐驱的性学大师的扛鼎之作

一册干干净净可以摊在书桌上看的“性学百科全书”！

解密人类不可描述的情感代码；理解了性，就能理解自然界的一切未知；理解了性，才能理解社会的多元和多面。本书带你走进一场哲学式的“性”探索之旅，为你解密人与人之间不同的由来。

(英) 霭理士 _____ 著

潘光旦 _____ 译著

潘光旦自清华图书馆发现原版书后开始翻译

曾经在这里流行：

世纪的知乎豆瓣。

**四万大哲学家素向所有人推荐，
周作人向中国人推荐**

社会学大师费孝通说：

“我把这本书从头到尾读了一遍。
我一页一页地读，越读越觉得面熟亲切”。

性心理学

(插图版)



(英) 霭理士 _____ 著

潘光旦 _____ 译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性心理学 / (英) 霭理士著 ; 潘光旦译著. — 西安:
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8.7
ISBN 978-7-5369-7146-2

I. ①性… II. ①霭… ②潘… III. ①性心理学
IV. ①R1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316155号

性心理学

(英) 霭理士 著 潘光旦 译著

出版策划 紫云文心

出版人 孙玲

策划编辑 晏黎

责任编辑 王文娟

封面设计 白砚川

出版者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邮编 710003

电话 (029) 87211894 传真 (029) 87218236

<http://www.snstp.com>

发行者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电话 (029) 87212206 87260001

印刷 北京旭丰源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规格 710 mm × 1000 mm 16 开本

印张 36

字数 560 千字

版次 2018 年 7 月第 1 版

201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69-7146-2

定价 6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译序

像霍理士 (Havelock Ellis) 在本书第三章里所讨论到的种种, 译者是一个对于性的问题很早就感兴趣的人, 既感兴趣, 就不能不觅取满足这种兴趣的方法。在三十年前的环境里, 向父母发问是不行的, 找老师请教也是不行的, 小同学们闲话, 虽时常涉及这个问题, 但偶有闻见, 也是支离破碎的一些, 足以激发更大的好奇心, 而不足以满足正在发展中的知情两方面的欲望。

当时只有一条可以走的路, 就是找书看, 并且还不能冠冕堂皇地看, 而必须偷看; 所偷看的, 不用说, 十之八九是性爱的说部, 而十之一二包括性爱的图画。记得在 10 岁前后到 20 岁光景, 这一类的东西着实看得不少。性爱的说部与图画也许有些哲学、道德以及艺术的意义, 至于科学的价值, 则可以说等于零。

在这个时期里, 译者所看到的唯一有些科学价值的作品是一个日本医师所做的一本关于性卫生的书, 那是先君因赴日本考察之便带回来的。译者那时候大概是 12 岁, 先君也看到译者在那里看, 便很开明地加以鼓励, 说这是青年人应当看而童年人不妨看的一本书。先君的这样一个态度, 对于译者后来的性的发育以及性的观念, 有很大的甄陶的力量, 这在译者后来的《性的教育》一本译稿里, 曾一度加以论及, 认为是最值得感谢与纪念的。

译者最初和霍理士的作品发生接触是在民国九年, 那时译者 20 岁, 正在清华学校高等科肄业。在清华当时就比较很丰富的藏书里, 译者发现了霍氏的六大本《性心理学研究录》(*Studies in the Psychology of Sex*, 当时全书共六册, 后来到民国十七年, 霍氏又增辑了一本第七册)。不过这部书在那时的学校环境里还是一部不公开的书, 平时封锁在书库以外的一间小屋里, 只有教师和校医

可以问津，所以费了不少的周章以后，才逐本地借阅了一遍。别的同学知道以后，当然也有向译者辗转借看的。但大概都没有译者那样的看得完全。青年人处此境地，自不免有几分自豪，甚至有以小权威自居的心理。当时也确乎有不少的同学就自动恋和同性恋一类的个人问题向译者讨教，译者也很不客气地就所知逐一加以解答。至今思之，真不免哑然失笑！

又过了一两年，译者又有机会初次和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精神分析论和此论所内含的性发育论发生接触。记得当时读到的他的第一本书是《精神分析导论》（*A General Introduction to Psychoanalysis*），不用说，也是在书库里自由搜索的一个收获。同时，因为译者一向喜欢看稗官野史，于是又发现了明代末叶的一个奇女子，叫做冯小青，经与弗氏的学说一度对照以后，立时觉察她是所谓影恋（见下文第三章第六节）的绝妙的例子，于是就借了梁任公先生在“中国历史研究法”班上责缴报告的机会，写了一篇《冯小青考》。译者出国游学后，曾经把它寄交商务印书馆的《妇女杂志》一度发表；后来归国，又把它扩充成一本小书，交新月书店出版，易名为《小青的分析》，再版时又改称《冯小青》，现归商务印书馆。这是译者对于性问题的第一次研究尝试，所以敢在此一提。这一次的尝试事实上和霭理士没有关系，霭氏关于影恋的一篇论文发表得很迟，我们在《研究录》第七辑里才见到它。不过见到以后，译者也曾把霭氏的理论和小青的实例彼此参证，倒也没有发现什么抵触就是了。

译者游学和游学归来后最初的几年里，因为忙着许多别的题目的研习，没有能在性的问题上继续用什么工夫。固然，所谓别的题目，也大都不出人文生物学的范围，而和性的问题多少有些牵连的关系。不用说，和霭理士也不免增加了好几分的契阔。不过，在这时期里，契阔则有之，忘怀则没有。至少有三件小事可以作证：（一）断断续续地阅读过好几种霭氏的其他作品，其中至少有两种是和性的问题有直接关系的，一是《社会卫生的任务》（*The Task of Social Hygiene*），二是《男与女》（*Man and Woman*）；（二）在那个时候，有一位以“性学家”自居的人，一面发挥他自己的“性的学说”，一面却利用霭氏做幌子，一面口口声声宣传要翻译霭氏的六七大本《研究录》，一面却在编印不知从何处张罗来的若干个人的性经验，究属是否真实，谁也不得而知；和这种迹近庸医的

“学者”原是犯不着争辩的，但到忍无可忍的时候，译者也曾经发表过一篇驳斥他的稿子；（三）霭氏在这时候已经是一个 70 岁上下的人，学成名就，不但在性心理学上是一个最大的权威，在人生哲学与文艺批评的范围以内，也有很大的贡献，美国批评家孟根（H. L. Mencken）甚至于称他为“最文明的英国人”（“the most civilized Englishman”）。所以在这几年里，坊间出版的霭氏的传记至少有两种，其中有一种译者是特地购读过的。抗战以后，书剑飘零，如今虽连书名与作者都记不起来，但当时曾经在《中国评论周报》（*The China Critic*）上写过一篇稿子，来表示我个人对于霭氏人格的敬慕，叫做《人文主义者的霭理士》（*Havelock Ellis as A Humanist*）。

译者并不认识霭氏，也始终不曾和他通过信；但二十年来，总觉得对他要尽我所能尽的一些心力，总好像暗地里向他许过一个愿似的。以前学问的授受，有所谓私淑的一种，这大概是一种私淑的心理罢。至于译者所许的愿，当然也是一般私淑的门弟子所共有的，就是想把私淑所得，纵不能加以发扬光大，也应当做一些传译的工作。七大本的《研究录》，价值虽大，翻译却是不容易的，事实上也似乎是无需的，因为，有到可以读这全部《研究录》的学力的人，大抵也懂得英文，无须传译；也因为，《研究录》是一种细针密缕的作品，最适宜于阅读与参考的人是医师、心理学者和其他有关系的学术专家，对于一般的读者，总嫌过于冗长、过于烦琐。上文所提的那位“性学家”就根本没有考虑到这一层，否则他绝不会把他想翻译这部书的宏愿轻易发表出来。

不过七册之中，第六册或第六辑是比较例外的。它的内容固然是和其他诸辑一样的冗长烦琐，但题材不同，每一篇论文都代表着性与社会的关系的一个方面，即在一般的读者也一定会感觉到不少的兴趣。所以在民国二十三年的春季，译者特地选译了两篇，《性的教育》与《性的道德》，每篇成一本小书，交由上海青年协会书局出版。以此比霭氏的等身的著作，可以说是腋之于裘，勺水之于沧海，但历年私许的愿，总算是还了一些了。

译者在翻译这两篇论文的时候，时常联想到以至于抱怨着，霭氏为什么不另写一本比较尽人可读的性心理学，一面把《研究录》的内容择要再介绍一过，一面把《研究录》问世以后二十年里这门学问所已获得的新进步补叙进去。原

来在这二十年里，性心理学有过不少的发展，而此种发展又不止一方面：一是由于精神分析学派的继续的努力；二是人类学中所谓功能学派对于比较单纯民族性的生活的调查与研究；三是医学界对于个人性生活的统计的搜集与分析。这三方面的发展霭氏本人虽没有直接参加，但霭氏对于它们多少都有几分启发与感召的影响，并且始终极关切地加以注视。

其实译者在作这种向望的时候，霭氏已经写好了这样的一本书，题目就叫做《性心理学》(*Psychology of Sex*)，并且在英美的出版界已经流行了一年之久！中国坊间对于西文原版书的运售一向是落后的，教科书如此，非教科用的一般课余或业余的读物尤其如此，所以一直等到民国二十三年秋，译者到清华大学任教，才看到这本新书，那时候它和世人相见已经快有两年的时间了。

译者多年来许下的愿到此该可以比较畅快地还一下了。还愿的心早就有，还愿的心力自问也不太缺乏，如今还愿的方式也有了着落，但是还愿的机缘与时间却还未到。教读生涯本来比较清闲，但加上一些学校的行政，一些零星研究与写作的需要，荏苒六七年间，也就无暇及此。一直到抗战军兴，学校播迁，零星研究既少资料，短篇写作又乏题材，于是又想到了霭氏的这本《性心理学》，译事于民国二十八年十一月十三日开始，至民国三十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竣事，两年之间，时作时辍，有间断三个月以上的，但最后总算是完卷了。记得霭氏在《研究录》第六辑的跋里，第一句就引一位诗人的话说：“天生了我我要我的工作现在是完成了。”(“The work that I was born to do is done.”)译者不敏，至少也不妨说：“我二十年来记挂着一个愿现在算是还了！”

《性心理学》原书包括序文一篇，自绪论至结论凡八章，除绪论不分节外，每章分两节至十节不等，名词注释一篇，最后是索引。索引照例未译，名词注释分别见正文中，未另译；序文最后三段未译，原因见译者附注，其余全部照译，丝毫没有删节。

译笔用语体文，于前辈所持的信、达、雅三原则，自力求其不相违背。译者素不喜所谓欧化语体，所以也力求避免。译者以为一种译本，应当使读者在阅读的时候，感觉到他是在读一本中国书，和原文的中国书分不出来，越是分不出来，便越见得译笔的高明。往年译者摘译美国人文地理学家亨丁顿

(Ellsworth Huntington) 的《种族的品性》(*The Character of Races*) 和传教士明恩溥 (Arthur Smith) 的《中国人的特性》(*Chinese Characteristics*) (今均辑入《民族特性与民族卫生》一书中), 后来译《性的教育》与《性的道德》两文, 也力求不违反这样一个旨趣。至于这一旨趣究属对不对, 是要请读者及其他作译事的人加以评论的。

本书约三十四万言, 其中约十万言是注和附录。注分三种: 一是霭氏原注, 占十分之一不足。二是霭氏所引用的书目。这又分两部分, 一部分是见于《性心理学》原书的, 比较的很简略, 一部分则见于《研究录》, 由译者就可以查明的查明辑入, 这第二种注约占十分之二。三是中国的文献与习惯中所流传的关于性的见解与事例, 所占当在十分之七以上。这当然是就译者浏览与闻见所及斟酌辑录, 意在与原文相互发明, 或彼此印证, 也表示前人对于性的问题也未尝不多方注意, 所欠缺的不过是有系统的研究罢了。关于同性恋, 资料较多, 若完全放入注中, 颇嫌其分量不称, 所以又作了一个附录。

霭氏于去年作古, 他的自传《我的生平》(*My Life*), 也于去年出版。译者于去年九月杪就从友人处借到这本书, 读完以后, 还留下一些笔记, 准备替他做篇小传, 附在本书后面。但是不幸得很, 这一部分的笔记, 后来在路南石林之游的旅途中全部失落, 原书又已交还友人, 如今远在几千里外, 一时无法再度借读, 补此缺憾!

1941 年 12 月, 潘光旦。

原序

我以前做性心理学的研究，前后曾经出过七本《研究录》；读到过这《研究录》的人时常谈起最好再有一本篇幅较少、内容比较简括的书，来做一个引论。他们说，普通做医生的人或青年学生，寻常的工作够忙了，再要教他们来精研熟读大部头的《研究录》，事实上是很不可能的；何况，在他们看来，性心理学多少又是一种额外的学问而不是非读不可的。不过，性的题目，就精神生活与社会生活的种种方面看来，毕竟是一个中心的题目；到了今日，它的重要性也多少已经为一般人所公认，甚至于过分受人重视。^[1]从事于医学卫生的人要不加注意，事实上也不可能，他不能像他们的前辈一样，把这题目搁过一边，还可以照常从事他的工作；即使他不搁过，而予以适当的注意，事实上也不至于受人批评，认为这种注意是不切题的或有伤大雅的。普通从事于医学卫生的人固然都懂得一些性的解剖学、性的生理学和性的病理学，但就目前的需要而论，这是断断乎不够的。

这一番读者的见地我是很同意的。我一向觉得医学卫生的教育，在这一点上实在显得贫乏和空虚，不能不说是一个大缺陷，而这缺陷是很令人伤心的。五十年以前，当我自己学医的时候，性的心理方面的研究是完全没有这回事的。在我的妇科学的教师的眼光里，性的功能，无论是常态的或病态的，只是纯粹的体格方面的事；当时只有一件事多少还有一点心理的意味，就是，他们警告我们不要听从生育节制一派的胡言乱语——只有这绝无仅有的一件事，所以我到如今还记得。从那时候以来，我们总以为我们已经有很大的进步了。其实不然，我们有的进步都是很零碎的，这里一点，那里一点，要在任何国家找一些比较普遍的或显著的进步，就不可能了。近在二十五年前，法兰克尔

(Fraenkel)就说过：“大多数的妇科专家实际全不了解什么叫做性。”范·德·弗尔德(Van de Velde)以为这话到现在还适用。固然我们也得承认，我们如今也有少数很有荣誉的例外。近年来的医科学生也对我说，他们在性功能的心理与生理关联的方面，这方面容易因刺激而发生紊乱和变态，以及这方面应有的卫生，他们一点也得不到教师的讲解。近代的医学学校里还是保留着不少的古代的迷信，而医科学生所得到的待遇大体上也很像一百年前小学儿童所得到的待遇，那时，教师对他们真是恭敬极了，恭敬到一个程度，连植物学都不敢教给他们，植物不也有雌雄的么？

经过比较长时间的踌躇之后，我最后决定写这本小小的手册，现在算是完成了。我用不着说，这本书的用意，并不在替代我那七本较大的作品，也不预备就它们的内容做个总结。有人说过，那七本的内容大部分是讲性的病理方面的，那是一个错误。我敢声明，那七本拙作和前人著作不同之处，就在于它们能特别注意到性现象的常态。在这一点上，这本小册倒是和它们相同的。以前有不少变态的人到我这边来商讨他们各自的问题，我的研究经验当然有一部分就用他们做依据，那是不错的，但是主要的根据，还是我对于常态的男女的认识，和对于他们日常生活里种种问题的认识。同时，我以前也再三说过，常态与变态之间，是有很分明的界线的；一切所谓常态的人多少总有几分变态，所变的方向尽有不同，其为变态则一；同时，所谓变态的人也为许多基本的冲动所支配，和常态的人一样。

有人说得很对：“科学探讨的目的是要把用实验的方法所能表证的种种事实，用数学的符号表白出来。”我们距离这目的还很远。我们目前所已达到的不过是第一个阶段，固然也是一个必要的与有用的阶段，就是，把性心理学看做自然历史的一个部门。假使我们再想推进一步，则有如弗洛伊德所说，我们便到处可以遇见许多疑难的问题了；弗氏是一位很有造诣的性心理学专家，这句话是他毕生研究后的一个观察，当然是很对的（弗氏语见《导论演讲集》第二集的序言）。

因此，我对于这本小小的册子不用说什么抱歉的话，它是简单的、概括的。也许因为它是简括的，它更容易达到医学界的读者与学生的手里。这本书

原是为了他们写的。不过，人人有性别，人人也有性的问题，这本书的对象当然也并不限于医学一界，有一部分基本的事实，是谁都应当熟悉的。我在这本书里所能做的，不过是供给一些线索，好教有志于深造与应付前途更复杂的问题的读者，知所问津。本书旨在入门，至于这些问题的本身，当然是无法充分加以考虑的。

这些问题可以牵扯得很远。德国著名的妇科专家希尔虚（Max Hirsch）不久以前说过，性的科学——也有人叫做性学，和医科的大部分别的学问不一样，就是它的范围很难确定，它的边疆是没有什么一定的界石的。从它的中心射出了许多光芒来，光芒所达到的，不止是一切医科的部门，并且是邻近许多表面上和医科很不相干的学术领域，甚至可以说和全部的人类文化都有连带的关系；顺了光芒走，我们可以接触到许多传统的思想和习惯，道德和宗教也可以影响到它。我们也许记得勃拉德福德（Sir John Rose Bradford）的一句话，我们如今所谓的医学，就广义言之，实在是等于一门“人类的自然志”。性的科学当然是医学的一部分，自无怪其与人类生活的各方面都有关联了。

根据上文的说法，可知一个人要从事于性科学的研究而有所成就，必得有很深的阅历和渊博的知识；还有两个条件也是必不可少的，一是专门的训练，二是特殊的性情。近年以来，也已经有不少的人涉足到性科学的领域里来，但是他们的踪迹与探寻的结果，是难得有几个禁得起盘查的。要从这性科学的田地里捡觅一些有利的东西出来，实在不是容易的事，所以任何想尝试的人在涉足以前不妨对他本人的能力，多多地考虑一下。我在写这本小书以前，也许已经考虑得够多了，踌躇得够久了，但我本人并不觉得太多太久；这是一本志在提供指南的书，我又何敢轻于尝试呢？^[2]

或许我还应当附带说明一点。许多读者打算把我的这本小书当做性心理学入门的指南来读，他们想必都希望先知道一点我对精神分析学说的态度。因此，我不妨先在这里申说一下，精神分析学说对性心理学的种种解释，从一开始就引起了普遍的争论，而且肯定还会无休无止地争论下去。我对精神分析学说一向采取同情的态度，但又从来不是这个学派的同调的信徒。我的这种态度在本书的正文中表示得很清楚，大家读到适当的地方自然就会明白。我在1898

年英文版的《研究录》第一辑中率先向英国公众介绍了弗洛伊德最早期的研究心得，陈述了我对精神分析学说的见解。从那以后，弗洛伊德又陆续发表了许多作品，我的态度一如既往，始终是友善的，但也常常提出一些批评。我很乐意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论导论演讲集》推荐给我所有的读者，因为它不仅是精神分析论方面最有权威的一种书，而且，对于时间和精力有限、只想通过读一部书便获得有关精神分析论著的第一手知识的读者来说，或许也是最好的一种书了；即使是对精神分析学说持全盘否定态度的人，要想把这部书里出自睿智卓识和丰富经验的研究成果搁过一边而完全无动于衷，事实上也是很难办到的。如果读者还嫌这部书的篇幅太大，只想读点写得更加简短的文章，那就不妨去读琼斯（Ernest Jones）的《精神分析论文集》，这是一部篇幅不大的小册子，或者干脆去翻一翻《现代知识纲要》一书中关于精神分析学说的部分，那是弗吕格尔（Flügel）教授的手笔，这两种作品都是卓有见地的。希利（Healy）、布朗纳（Bronner）和包尔斯（Bowers）三人合著的《精神分析学说的结构和意义》也是值得一读的好书，它论述详尽，不偏不倚。精神分析疗法的研究已经派分出若干不同的学派，文卷浩繁，读不胜读。如果读者希望大概地知道一点各家的见解，我可以推荐尼科尔（Nicole）所著的《精神病理学》一书；书中对精神分析疗法的主要各家的不同观点一一作了简括明了的叙述。在精神分析的学术领域里，不待说，弗洛伊德是公认的宗匠，但我们也没有理由因此就把从他那里派生出来而分道扬镳的人一概加以排斥。人类的心理是多方面而难于捉摸的，不同学派的研究者各自抓住其中的某些侧面去深入研究，多少总会有些自己独到之处；我们固然要避免陷入完全不加分析的折衷主义，但同时也应该注意采纳所有不同学派的每一个合理的见解。

最后，我应当再说明一下，本书所论的性心理学，指的是性冲动或性能的心理，和两性的各别心理学并不是一回事，至于两性的各别心理学，我以前在《男与女》一书里，已经充分地讨论过了。^[3]

哈夫洛克·霭理士

- [1] 作者这句话是有些皮里阳秋。在西洋，像在中国一样，很有些人在性的题目上大吹大擂，而借此赚钱的。这些当然是对着借了科学艺术的招牌而大讲其所谓“性学”的伪君子说的，至于专写诲淫文字的真小人，那就很容易认识，无须特别提出了。
- [2] 按原序在这后面犹有文字三段：一论作者对于精神分析学派的态度，二叙作者于下文参考书目中专用英文书目的缘故，三说明作者于下文中曾节用他以前所作而曾在他处发表过的文稿。这三段对中国读者，都比较的不关宏旨，所以删去未译。
- [3] 《男与女》也是作者网罗很广的一本著作，1904年初版，1929年修正版。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译 序 / 001

原 序 / 006

第一章 绪 论 / 001

第二章 性的生物学

第一节 性的物质基础 / 008

第二节 性冲动的性质 / 015

第三节 所谓发欲带 / 026

第四节 求爱的生物学 / 028

第五节 有选择的求偶与性选择的因素 / 034

第六节 性择与触觉 / 037

第七节 性择与嗅觉 / 045

第八节 性择与听觉 / 051

第九节 性择与视觉 / 056

第三章 青年期的性冲动

第一节 性冲动的初期呈现 / 079

第二节 自动恋 / 104

第三节 性爱的白日梦 / 105

第四节 性爱的睡梦 / 109

- 第五节 手淫 / 116
- 第六节 影恋 / 129
- 第七节 性的教育 / 131

第四章 性的歧变与性爱的象征

- 第一节 性的歧变 / 150
- 第二节 儿童时期的性歧变 / 155
- 第三节 洩溺恋及遗矢恋 / 164
- 第四节 物恋 / 168
- 第五节 兽毛皮革恋与动物恋 / 176
- 第六节 窃恋 / 183
- 第七节 裸恋 / 186
- 第八节 虐恋（施虐恋与受虐恋） / 198
- 第九节 性的衰老 / 209
- 第十节 社会对于性歧变的态度 / 211

第五章 同性恋

- 第一节 性的逆转 / 230
- 第二节 性逆转的诊断 / 244
- 第三节 性美的戾换现象 / 252
- 第四节 治疗的问题 / 255

第六章 婚 姻

- 第一节 引论（绝欲的问题） / 269
- 第二节 婚姻的可取性 / 277
- 第三节 婚姻美满的问题 / 284

- 第四节 一夫一妻的标准 / 290
- 第五节 生育的控制 / 295
- 第六节 不生育的问题 / 305
- 第七节 阳痿与阴冷（性能不足与性感过敏） / 308
- 第八节 贞节 / 318
- 第九节 经绝 / 321

第七章 恋爱的艺术

- 第一节 性冲动与恋爱的关系 / 345
- 第二节 何以恋爱是一种艺术 / 351

第八章 结 论

- 第一节 性冲动的动力性质 / 379
- 第二节 升华 / 387

附 录

- 一 性的教育 / 395
- 二 性的道德 / 467
- 三 中国文献中同性恋举例 / 536

绪 论

常态的性心理学、变态的性心理学与性卫生学，是当代很能唤起一般人注意与兴趣的学问；这种注意与兴趣，在二十世纪以前，可以说是梦想不到的。今日的青年男子，对于性的作品或文献，往往知道得很多，说来头头是道，而青年女子对这个题目也是富有探讨精神的，不再表示那种回避与忌讳的态度，这在她的老祖母看来，可以说是绝对跟亵渎神明是一回事。^[1]在不多几年以前，一个人若从事于科学的性的研究，在一般人的眼光里，这个人至少是有不健全的倾向的，甚至于是根本上有恶劣的癖性的。但在今日，性心理学者与性卫生工作者是很受人欢迎的一种人，而欢迎得最热烈的往往是一些提倡私人道德修养与维护公众道德原则最有力的一批人。

这种社会态度的变迁固然和医学的发展有关，但除了最近几年以外，医学界的贡献实在不能算大。这种变迁大约开始于一百年以前，最初在德、奥两国，后来在别的国家。当时的开山祖师无疑是几个医师，但他们是孤立无助的，其他同行的人，狃于成见，十九不免以白眼相加。在医科的训练中，性心理与性卫生是没有名分的。性生理学的地位几乎是同样的低微。一直要到二十年前，医学界才有第一本真正科学的和包罗够广的性生理学与世人相见，这就是马歇尔（F. H. A. Marshall）的那一本。^[2]

通常大学里的生物教本既根本不理睬性的解剖与性的生理，仿佛性的机能和动物的生活没有一点关系，医学校里的教本也就完全不理睬性心理究竟是什么东西。这精神是一贯的。不过这么一来，一个医师，在他诊治病人的时候，所必需的这方